佛說文殊尸利經

隋天竺三藏豆那掘多譯

我豆那掘多歸命大智海毗盧遮那傷
如來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祇
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
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三
明六通具八解脫慧心无导具足清
淨如是等五百比丘各於自房結加
趺坐身心寂靜三昧正受尒時文殊
尸利童真菩薩為欲發起自身行法
令衆聞知獲大利故最於先起一一
次第遍觀諸房即見尊者舍利弗獨
處一房折伏其身結加趺坐入於三
昧尒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見如是
已亦不發覺更詣諸處觀察餘房如
是展轉乃至晨朝日初出時當於是
時舍利弗等五百比丘皆已出定是
諸比丘及餘比丘諸方来者一切大
衆皆悉雲集尒時世尊即於此時從
坐而起平身正直從容徐步安帝而
行如師子王出於自房敷坐一切大

衆左右圍遶敬念世尊不敢當前尒
時世尊處大衆中為無上首光顏巍
巍猶若金山乘大悲雲雨諸法雨尒
時文殊童真菩薩於大衆中問尊者
舍利弗作如是言我於向者遍觀諸
房我時見汝獨處一房結加趺坐折
伏其身汝時為當坐禪耶不耶尊者
舍利弗即荅文殊尸利菩薩言我於
是時實坐禪耳尒時文殊菩薩即復
問於舍利弗言汝意云何為當欲令
有未斷者為除故坐禪耶欲令有已
斷者更除斷故坐禪耶為依過現未
来三世法故坐禪耶為依色想受行
識等五陰法故坐禪耶為依眼耳鼻
舌身意等諸根識故坐禪耶為依色
聲香味觸法等六塵法故坐禪耶為
依欲色无色界等三有法故坐禪耶
為依若內若外內外差別法故坐禪
耶為依若身若心若身心名色法故
坐禪耶如是等法我已問汝汝應速
荅依何而坐禪乎尒時尊者舍利弗
即荅文殊尸利言人者我今現見諸
法樂行念不忘故而坐禪也文殊尸

利菩薩復更問於舍利弗言舍利弗實有諸法可得現見樂行者念不忘不舍利弗言人者文殊如是樂行之法我實不見人者文殊如是樂行之法我雖不見而佛世尊曾為聲聞一切諸衆說寂定法如是法者我依行之文殊尸利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言何等諸法如來曾為諸聲聞衆說是寂定汝依行也舍利弗言人者文殊有一比丘依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法而行略說乃至依心意等諸法如行如彼行法是佛世尊為聲聞一切諸衆說是寂定我依行也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汝言如來曾為聲聞一切諸法求如來身皆不可得汝今云何作如是言我依過去未來現在諸法而行惟舍利弗過去際未來現在際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各各別異不相為作無有處所亦無依住无所住

者無有依處而可得也復次舍利弗若有人言過去未來現在於實際中說有依處說无依處者當知彼輩誹謗如來獲大重罪所以者何彼真實際无憶無念亦无墮落無有形色无有相狀而可得者惟舍利弗真實際中過去未來現在諸法實不可得略說乃至心意等法亦不可得離於實際外無一法而可得者是故說言名之為空空故无法無可顯說尒時尊者舍利弗即問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如來可不住於實際而說法耶文殊尸利菩薩即荅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真實際中有何處所而使如來住於實際說諸法乎舍利弗法本自无云何如來住實際已說於諸法非但無法如來亦无既無云何而言如來住於真實際已說諸法耶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不可得如來亦尒實不可得所說法體亦復如是時中不可得非時中不可得時非時中亦不可得如來復非在說時中不說時中可得顯現所以者何舍利弗如來一切

言語道斷無為无作無所安置尒時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文殊尸利如人者所說誰於此處堪為法器文殊尸利菩薩即荅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有人能破壞世諦亦復不當入於涅槃彼人於此堪為法器若復能於過去諸法不證不說未來諸法不證不說現在諸法不證不說彼人於此堪為法器無煩惱見及清淨見無有為无為見者彼於此說堪為法器若無有我亦无無我於作行中不取不捨彼於此說堪為法器如是人者雖能聽受亦不於是所說法中寂為決定了義說也尒時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若如人者所說於是義中云何修行云何教住文殊尸利菩薩即語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是義中可有言說可得問言云何教住於是義中既无言說斷諸心行云何問言云何教住尒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人者文殊此義甚深於是義中少有證知者少有受持者何以故

一切學人諸阿羅漢等於是地中猶尚迷沒況諸凡夫豈能於是甚深義中能知能了文殊尸利言舍利弗諸阿羅漢於是義中無有地分所以阿羅漢无有地分可得住者以無住故名阿羅漢无得故名阿羅漢言語道斷故名阿羅漢以言語道斷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無有證處以无有證處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以無為法得名以不發故則名無為无有作者亦無住處去何名阿羅漢有所得地諸阿羅漢者不以名故名為阿羅漢不以色故名為阿羅漢惟諸凡夫於名色中忘作分別如是名色實無分別諸阿羅漢皆如是知不生分別是故諸阿羅漢不以名不以色名阿羅漢无有凡夫無有凡夫法無有阿羅漢亦无阿羅漢法而可得者是故阿羅漢不作分別以無作行故无有行處無有作者即是寂定不作為有者不作為无者不作為非有非無者若无作無為是中不可得彼得遠離一切有无心無行可得說言決定正住沙門果中尒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如是說時於大衆中有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於世尊前高聲唱言從今已去更不須見文殊身亦復不須聞其名字如是方處速應捨離所有文殊一切住處更莫趣向所以者何云何文殊煩惱解脫一相說耶五百比丘一時高聲唱是言已皆各背面出衆而去復作是念我等云何於佛世尊自說法中歡喜樂學修行梵行已云何今日忽聞如是弊惡法乎尒時尊者舍利弗見是事已即告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汝說是法不欲令諸衆生輩決定了知如是法耶文殊尸利菩薩言如是如是尊者舍利弗言文殊尸利汝若如是者何故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些言誹謗人者所說現於佛前高聲唱言不須見文殊尸利亦不須聞文殊尸利名是方亦須捨所有文殊一切住處皆不須往唱是言已出衆而去尒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即歎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舍利弗快能善說彼諸比丘唱告之言何以故實無文殊而可得故若實無文殊不得者彼亦不可見不可得聞如是彼方亦須捨離所以者何所有文殊一切住處是處及文殊皆無所有无所有者尚不可親近亦可須捨尒時文殊尸利菩薩如是說時五百比丘還來入衆白文殊尸利言如仁者所說非為我等云何能知人者所說尒時文殊尸利菩薩即歎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來世尊諸聲聞衆於是法中應如是作莫須知之諸比丘於是法中亦復如是作莫須知之亦非不須知所以者何如是法者即是常住亦名法界若常住法界者无憶無念无憶無念者一切无證無不證无不證者亦非不證不憶不念若如是知者即名如來真實聲聞弟子名為最上得言應供者尒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說是語時於彼五百比丘衆中四百比丘更增毀些起誹謗心於現身中生陷入於大地獄中尒時尊者舍

利弗即白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人者何故不順衆生而說法也今是一百比丘退失墮落尒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莫作是言所以者何舍利弗是一百比丘若不聞是甚深法本者當知彼輩必定墮大地獄中一刼受苦從地獄出已然後方得人身人道以彼諸比丘輩聞是法本甚深義故所有惡業重罪應墮大地獄中一刼受苦今日入於大叫喚地獄之中一觸受已即得上生兜率天中受諸天樂汝舍利弗當知是諸比丘聞此法故速除多罪輩少輕受汝舍利弗當知是一百比丘於弥勒菩薩下生成道初會說法聲聞衆中得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无復煩惱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身心煩惱二餘俱盡是故舍利弗寧於是法本修多羅中疑心聽受不用成就四禪定心及四無量心亦復不用具足成就四無色定心何以故雖復成就如是法者若不聞是甚深法本於煩惱中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愍此輩說是法本尒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希有希有文殊尸利乃能善說如是法本為欲教化諸衆生故文殊尸利菩薩言舍利弗真實際者不增不減法界不增不減衆生界者亦无增減所以者何如是等法但有言說無可得者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即自无自有何依處是故舍利弗菩提者即是解脫也何以故所有法智無異處故非作非不作若如是知名為已入涅槃者尒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文殊尸利菩薩所說真實際中无增無減不受煩惱不受解脫尒時世尊說是語已為欲重明真實義故復以妙偈而說頌曰

過現未來法　惟語无真實　彼若於實處
一切無差別　若无相分別　是即有真相
無相无分別　分別亦無相　若不作分別
不了別涅槃　是二皆魔事　智者應當知
陰界諸入中　我雖名字說　无生名字者
彼二還一相　起心正分別　彼即成邪念
妙智無分別　以有空行故　分別有思量
無分別无思　了別即是相　不了得涅槃
若能如是知　名為大智者　是故盡智者
得智无分別　智能說於智　智說還自空
是中能忍者　是名為大智　假使滿三千
七寶持用施　忍信是法者　其福為最上
假使億刼中　施戒忍精進　通辯成就福
不比持是經　若持是經者　至真等即說
是經功德力　彼悉當成佛

尒時世尊說是法本修多羅偈時一万雜類衆生遠塵離垢得清淨法眼五百比丘於无漏法中心得解脫八万欲界天子未發心者皆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尒時即授彼記皆於星宿刼中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同一号名曰法開華如来至真等正覺佛說是經已文殊尸利童子尊者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天龍八部諸鬼神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文殊尸利經

佛說文殊尸利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九六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作「文殊師利行經」；徑、清、麗作「佛說文殊師利行經」。

一　二九六頁中二行譯者，資、磧作「隋天竺三藏法師豆那掘多譯」；普、南、徑、清作「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掘多譯」。

一　二九六頁中三行第二字「豆」，普、南、徑、清作「闍」。

一　二九六頁中九行末字至一〇行首字「加趺」，徑、清作「跏趺」，下同。

一　二九六頁中一〇行第六字「靜」，資、磧、普、南作「靖」。

一　二九六頁中二一行第一三字「帝」，資、磧、普、南作「庠」；徑、清作「詳」。

一　二九六頁中二二行第一一字「坐」，普、南、徑、清作「座而坐」。

一　二九六頁下四行第一二字「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即問」。

一　二九六頁下一一行第六字「除」，普、南、徑、清作「斷除」。

一　二九六頁下二一行第三字「何」，普、南、徑、清作「何等法」。

一　二九六頁下二二行、次頁上三行、四行「人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仁者」。

一　二九七頁上九行第七字「也」，普、南、徑、清作「耶」。

一　二九七頁上一八行「无彼」，磧作「無復」；普、南、徑、清作「現無」。

一　二九七頁上二一行第一二字「来」，普、南、徑、清作「來際」。

一　二九七頁中六行首字「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七頁中一七行第八字「無」，南、徑、清作「無如來」。

一　二九七頁下三行、一六行「人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仁者」。

一　二九七頁下一四行第五字「最」，普、南、徑、清、麗作「取」。

一　二九八頁上一四行第六字「忘」，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妄」。

一　二九八頁上一六行末字「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名爲」。

一　二九八頁上二一行第七字「者」，普、南、徑、清作「者不作爲有無者」。

一　二九八頁中一四行第二字「不」，普、南、徑、清作「可不」。

一　二九八頁中一五行末字「尊」，磧作「等」。

一　二九八頁中一九行第六字「利」，普、南、徑、清作「利身」。

一　二九八頁下二行第一一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不可」。

一　二九八頁下六行第六字「可」，普、南、徑、清作「何」。

一　二九八頁下一三行第四字「復」，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須」。

一　二九九頁上末行第六字「脫」，磧作「法」。

一　二九九頁中一九行第二字「切」，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相」。

一　二九九頁下三行第一四字「智」，資、磧、普、南、徑、清作「至」。

一　二九九頁下末行經名，資、磧作「是經名聖者文殊尸利行經大乘法本竟」；普、南、徑、清、麗同卷首校記。